

錢塘縣志卷之二十七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嶮纂

列女

自乾坤成道而男女以分淑慝別其德貴賤殊其等
非有關綱常名教世道人心者例不得載列女猶人
物也其類有七曰后妃賢而又貴者也次則有賢媛
有孝女貞女有烈婦節婦有壽母巾幗鬚眉凜然正
氣於以扶綱常名教而培世道人心豈曰小補之哉

志列女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后妃

后妃

吳

武烈皇后

吳氏孫堅聞其才貌欲委禽父拒之堅慚恨
后謂親戚曰何愛一女取禍乎遂許婚為堅

夫人初孕夢月入懷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
告堅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會稽功曹魏
騰嘗忤策將殺之后乃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
方當優賢禮士舍過錄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
之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及當先投此非耳策
大驚遽釋騰及權少年統業后助治軍國甚有補益
建安間曹操責權質子權將周瑜詣夫人前定議瑜
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所向無敵
有何偏迫而欲送質后是公瑾議因曰公瑾與伯符
同年小一月爾我視之如子也汝兄事之引見張昭
等屬後事尋薨合葬高陵
黃龍初追尊武烈皇后

五代

恭懿太夫人

姓吳氏名漢月中直指揮使珂之女幼以婉淑奉文穆王元瓘而生俶天性慈惠節儉居常布練而已每聞王決重刑常顰蹙以仁恕為言外家每有遷授皆峻阻之及入見多加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諸王終夫人之世不甚驕恣勅封吳越國順德太夫人薨謚恭懿

忠懿王俶妃

孫氏名太真性端重而聰慧每延接姻親洎諸宗屬皆盡恩禮好學讀書通毛詩魯論之義尚儉約非受叅謁宴會未嘗為盛飾俶之征毘陵也孫居國城內時時遣內侍撫問諸將及從征將帥之家外凜畏奉如王旨漢乾佑二年承制拜夫人周顯德未勅封吳越國賢德夫人宋進封賢德順睦夫人開寶九年隨俶入覲勅封吳越國王妃

宋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后妃

二

章懿太后

李氏初入宮真宗以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墮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喜已而生仁宗初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為已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事詳呂夷簡傳慶曆中改謚章懿升祔太廟以后弟李用和為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寵賚甚渥既而追念不已顧無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子瑋

明

孝惠皇太后

邵氏憲宗妃世宗祖母也父林昌化人入杭州為賤業后知書有容色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後許一指揮親迎墜馬死其父充漕卒攜至京師選入掖庭憲宗聞之曰杭州兵家子耶居外院未得進一夕月下詠所著紅葉詩憲宗過而微聞之遂召幸成化十二年册為宸妃二十三年為貴妃

生睿宗及岐雍二王睿宗分封興國后不得從為賦
思親焉世宗入繼大統太后老目青喜其孫為帝撫
世宗身自頂至踵世宗元年上尊號曰壽安皇太后
嘗言女子入宮至苦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後選
女母下江南亦見我開恩于江南女子也在宮闈五
十餘年莊順自持不私其家每戒諸弟姪曰吾家起
行伍賴祖宗積德荷國恩至此汝輩慎位保身毋負
國恩薨上尊謚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
太后合
葬茂陵

賢媛

宋

梁氏

韓漸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
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齟齬然驚駭亟走出
不敢言已而人至者眾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
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賢媛

三

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
以金帛約為夫婦漸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
兩國夫人漸王嘗邀兀术于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
繫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
朝為之動色其
明智英偉如此

元

李氏

登州黃縣人鄒世聞妻性貞慧知禮其在父母家
凡事舅姑動中禮法足跡不出戶限世聞用門功
為管軍百萬南戍錢塘錢塘士女競事游衍子確謂
其昆弟曰盍亦奉吾母為樂乎治游具請于母母曰
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恣逸樂耶確等
慙懼退有女嫁同邑周仲賓仲賓調嶺之瑞金簿
事就逮女仰天嘆曰吾夫死必矣吾出門安適遂投
舍後池內死談者咸謂得之母訓云至正間世聞分
守海寧有惠政張士誠陷浙
西屏居硤石元亡不食死

明

張氏

張一賢女南軒先生後裔歸吳太冲性儉勤具遠識事姑沈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沈亦憐愛之太冲官京師以詞臣屢上疏為當局所忌或謂之曰夫人盍不諫乃公國家事豈汝一家物耶淑人正色曰是何言夫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已太冲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流賊寇淮北烽火逼江而下太冲分守聚寶門晝夜卧城樓上張居官署一男病幾死不使太冲聞事平謂太冲曰賊非不欲渡耶爭河北耳河北破江以南未可安枕而卧也其明智如此甲申之亂太冲削髮去淑人遷居海寧朱氏居數日飭移行李已而朱氏毀于兵移海鹽曹氏居數日又戒行李行已而曹氏家又被禍或問夫人何以先期知之張告之曰兩家皆素貴民所嫉也而家又不自晦余是以知之淑人卒太冲哭之慟曰吾失吾良友矣謚賢孝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賢媛

四

裴氏

裴自謙女自謙為淮陽長史母徐常感風疾裴割股以救母及歸陸運昌昌為諸生貧糟糠不厭泊如也亡何昌舉孝廉文名馳四方而其父某以痿廢孺人盡毀嫁時裝進甘肯外治具供賓客冬月常衣葛帔練裙昌舉進士授江西吉水令以廉著孺人同之官相對言古循吏以勸之昌為令七載不入吉水民一錢庚辰仲子培復舉進士第次年明亡昌遽卒京口乙酉培復自縊桐塢孺人遂與其子圻培垣堃上居駱邨合門課農桑將終老焉秉性惻隱有犯法當徒者助以贖緩又有為兒所逐及以妻質者周以金若米而使復之中表楊氏娶居有欲潛易其志者孺人被散其謀又脫璫珥嫁沈氏姑氏生高貲家又身都貴顯中間頻遭困阨然夫為廉吏子為忠臣氏實相而成之子培之婦趙進士應元孫舉人爾昌女食貧自甘事姑以孝聞子圻之女為

吳薦妻亦恂恂孝謹皆不幸早卒

陳氏

顧恒字妻御史豹文祖母年三十恒字遊粵客死陳哭幾絕啟舅曰夫無祿旅櫬萬里外奈何子大

觀年十二涕泣請奔喪與祖俱陳念舅老子幼跋涉崎嶇哭益淒切及柩歸橐裝已不可詰乃訓子經營為生計長孫媳張氏亦端淑夫歿坐一室豹文成進士僅遺女鬟詣奴處一叩頭賀族從姻姪雲集如勿聞者苦節三十餘年子之珩庠生能文

陳氏 行人陸培妻初育于其姑遂為沈氏女沈父病甚割臂肉以進立愈十九歲歸培奉翁姑尤謹乙酉培將死難與訣曰國亡與亡吾分也母老子幼敢以相託慎毋輕言從死遂自縊變聞孺人方樓居自樓上投地支體盡裂絕而復甦復不食者十四日垂斃父伯符勸之不得已強飲食焉始培未第時祈夢於忠肅公祠夢延入加禮別時語培曰君臣氣結夫婦禮訣後卒驗培兄圻以他獄被逮無男女少長皆就繫孺人亦不免子繁昭有友曰錢樞以白金奉橐餽費孺人見金遽吞之不死主者大驚卽攜其子就母獄使供養頃之事竟得白孺人年老嘗語及培至太孺人平昔謙笑事未嘗不歎歎流涕也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賢媛

五

國朝

朱氏

顧大觀妻年十八歸大觀性謙淑動有禮法乙酉江寧潰卒南走杭人震恐爭攜家奔避姑陳亦欲

渡江東歸泣留不得乃命子豹文侍以行已獨留視門戶後音問梗阻因日夜泣日遂失明遇良醫療之得差乙未豹文成進士令真陽以荒僻勿獲迎養思棄官歸又以勸職業報國恩諭止之戊戌豹文補御史馳封孺人勉以殫心國事壬寅冬卒大觀兄弟同歿四十餘年娣姒更司出納間謀析箸輒相持泣其子姓化之皆歸雍睦

許氏

趙廷標妻太寧縣知縣文胄女賢明知道廷標由貢舉起家官巖疆數經危殆皆許相之永定之初平也賊兵環攻者一年飛矢如雨礮震城樓欲圮者數矣廷標登陴以守許曰勉之臣殉國妻殉夫義也事若不克請為君先死卒全永定乃遷衡陽又分守長寶時李定國從武岡乘銳而下湖南震動許曰賊

乘勝而驕且退矣宜擊之已而竟退計廷標由閩入楚入滇入粵已復入楚所至皆鋒鏑要害之地許為策成敗定堅瑕繕甲胄調饑糧者且四十年以勞瘁卒於湖南官舍廷標為之慟哭曰失吾內助喪吾良友矣康熙六年覃恩進封恭人

方氏

新安人徙錢塘適同郡朱登召登召以才氣為故西柳州又改福建漳州俱不赴德鼎華鶴方及二子歸行至龍溪時亂兵阻道轉抵西安丙戌大兵至城下登召與二子先後被掠方氏獨處僻室惟一男一女從男三歲女五歲耳聞信乃大哭曰時移家破一至於此吾當殉汝父地下顧汝姊弟幼小無知懼流落辱門戶惟當偕死耳乃舉剪刀先刺女後刺男旋自刺入喉寸許方割巨二人俱暈絕室中游魂過聞呻吟聲破壁見三人宛轉血泊中驚嘆而去為隣媪所救得不死登召同其兩長男歸相抱而哭卒無恙登召教其子略有成立孝友稱于鄉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賢媛

六

黨間

傅氏

侍御傅巖女巖與其舅宮詹吳太冲相好遂以女許字其子農祥滄桑之交巖殉娶城之難而太冲為僧姑張迎之歸傅悲逢家門之禍終身不言笑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性仁慈識大體故人罹患難者多依之以衣食家貧減衣縮食以周之人以為難生亦夫子五皆口授詩書嘗泣謂曰汝輩讀誦非教汝于進取也但當知義理無負乃父乃祖足矣將死出其敵絮以為歛曰吾去侍吾舅姑父母從遊地下勝人間戚戚也子裕婦徐氏徵士林鴻之女亦孝謹有姑風夫弟亮夫婦偕早世遺藐姑二徐為之撫育視如已出竟以勞成疾卒

張氏

幼喜讀書明大義長歸徐林鴻性儉約不事紛華治閭政必以禮佐鴻于艱難力操作嘗惴惴惟恐有失鴻嘗客于外能健持門戶宏博之選張力止之謂公孫側日子超涕泣大可慮也君有聲藝苑久矣

蓋堅辭之况寒士媒進身之路諸貴必開俸進之門
此行未可賀也其見機明决如此後鴻以疾歸隱欣
然曰是可以全其節矣他若孝以承歡慈以逮下義
方以訓子孫終其身無疾言遽色親黨宗族無不各
當其意僉曰是當代女宗云

黃氏

吳嘉謨妻幼聰慧過人後遂博覽融貫筆書年十
三值明末兵燹交作舉鄉惶迫氏從容而陳利害
設方畧為保護計境賴以寧事舅姑以孝聞內則壺
儀戚族奉以為師家貧甚舅沒脫簪珥營墓于西湖
龍井之麓有白鳥巢墓之異子蕙蒸諸生氏出手訂
左傳韓文授之曰古今文章盡在此矣年既高猶不
釋卷每與諸孫景輩論古今事反覆引證或至終夜
論者比之曹大家云卒年七十八學使者翰林彭公
始博聞其賢題孟教班才額旌之

沈氏

明經章士斐妻士斐八歲而孤事繼母高至孝高
故相國文端公儀曾孫女歸士斐父纔十月而寡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賢媛

七

年甫二十二士斐幼孤又遭家難恒苦饑不得食母
子相倚為命垂二十年方娶氏氏與其姑高起居相
依高執爨沈操井臼提甕出汲人共嗟嘆之士斐試
有司早有名諸生間專務讀書不解治生產一日館
舍歸沈言無米者再士斐作無米詩遺之沈笑黽勉
有無無難色姑久病幾殆氏朝夕侍湯藥唯謹已而
念服藥久則胃氣傷遂以已意變通易甘脆羹湯進
之姑由是起士斐先高卒高年已七十六矣哭其子
極哀因失明又痿一足氏扶持出入者又二年乃即
世氏哭之慟曰吾夫恨無以報母至鬱鬱死死猶念
母不置今姑復棄我我何以獨存哽噎不食者累日
治喪祭如禮終其身儉約析無新衣澣濯縫紉無虛
日常稱其姑言以教子曰而父幼孤貧無師傅猶克
自樹立今汝兄弟有父母師長無苦衣食乃勿自策
勵耶言畢泣下子三人皆能文長戡功諸生早卒撫
功明經藻功康熙癸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沈年八
十有八病革彌留之夕子若孫及女婦內外諸
孫三十餘人環侍人人皆有遺訓神明不亂云

沈氏 處士蔣名登繼室名登稱孝子別有傳氏舉二子
弘德弘道訓以義方織紉澣濯儉勤自持處士佔
不求贏而遇人急難輒解贈之氏畧無阻色隣不戒
於火氏先奉神主及家乘置隙地次攜子女出走後
復火出門迷所向有老人導之前行至外家老人忽
不見氏幼時聞兵亂抱弱弟寘密室而身匿窖中經
宿皆無恙嘗見天樂引幡幢縹緲行空中急呼母共
視俄散去其母年九十沈日奉飲食以爲常戒子孫
歲時必展其墓次子弘道亦孝子父卒弘道廬墓側
哀號者歲餘既免喪每月朔望必素服至墓前哭祭
蔬食二十餘年氏年八十有八神明漸衰弘道與其
妻王力事之不能食七之食不能起掖之起雖極貧
參餌必時進遠近聞者咸以爲世德云

盧氏 適許昭遠性至孝其事舅姑尤篤孝母鍾氏疾篤
告曰汝母壽算已盡今憐汝孝得延數日未幾果愈
又享壽十餘年而終父病下利盧侍湯藥衣不解帶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賢媛

八

目不交睫者數月
後以積勞得疾卒

方氏 宋賜春妻歛人年十四歸春事姑許以孝稱崇禎
元年春始徙家於錢塘姑得奇疾方嘿禱五祀請
以身代鬻左臂爲羹以進三七而疾已姑得復生者
三年已而春罹疾幾死方復割右臂以飲春亦愈方
有子四人世傑世賢世彪世榮賜春及方病劇時傑
賢各割左右臂以救而賢得危症彪復剜股以活兄
兄弟四人創痕宛然
皆方有以感之云

方氏 諸生胡承虞妻甫于歸而承虞卽負笈出游方事
其祖母與母兩世皆得歡心祖姑與姑先後疾篤
方割臂禱羹中以進立愈後承虞歸亦病方又剜左
臂以進亦愈越數年承虞復疾甚於昔醫皆謝去方
曰吾臂三創三愈幸邀帝益今獨不可四創乎效前
法烹和以進夫復霍然君子曰至誠格神方氏有焉
尙氏 許鼎昌妻先籍山西後居錢塘事舅姑以孝聞甫
舉子舅忽病膈醫禱皆不效氏語昌曰人乳最益

人吾聞昔時有乳其姑者盍試之因自以乳進翁翁疾漸愈時方哺兒分以乳舅左乳遂枯及姑察疾氏累月不解帶勞甚右乳復枯姑卒死氏長號曰姑舍我去乎一慟而絕康熙十五年有司嘉其孝行旌其門

李氏

馮厚妻厚以孝謹稱李實在之性嚴正有鬚眉節概事姑谷得其歡心後姑疾李禱於神願以身代夢神人以玉杵指之曰以看夫婦之孝也蓋汝姑算矣會厚封股襍糜粥以進即愈厚嘗欲周人之急謀于李李曰此義舉也君市義何不可乎親踈咸賴以濟年五十九而卒卒之日知與不知皆為哀涕

王氏

徐增瑛妻幼嫻姆訓博通經史十六歸增瑛貧無立錐備極難苦惟事女工以佐薪水謹事孀姑温青必謹湯藥必嘗年二十割股救姑姑克永年鄉里稱為孝嬾有司旌其門子振鐸性至孝亦割股救親一門稱雙孝焉 以上自盧至王共六人舊皆入孝嬾今并入賢媛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賢媛

九

楊氏

王元佐妻幼習女紅攻書史及笄歸元佐佐父時宦晉安歸患風痺氏借佐侍湯藥甚謹已而愈又十餘年卒時涕泣語人曰我久病之軀得優游暮年無疾痛呻吟之苦者皆新婦力也元佐居家動循禮法不問家人生產日課子讀書氏篝燈午夜佐其勤子道寧有聲庠序順治戊戌秋元佐感疾不起孺人泣顧孤子曰汝父中道棄捐吾忍死視汝成立不媿未亡人矣方居憂隣火不戒道寧伏棺長號卒完柩出自此家益貧無以奉菽水道寧患之孺人曰而無庸而不聞古人以善養不以糠養之語乎道寧唯唯勉出就館舍青燈寒夜思孺人則泣明發省慰率以為常歲乙卯復為隣火所燒六七年間屢擢融祿室中所有蕩為煙塵孺人不色勸喜讀書如列國傳及女箴閨訓皆能舉其本末卒年七十六歲

潘氏

王法平妻及笄歸平家業中落日事女紅會舅寅地葬舅復謂平日姑青年守志了若婦惟以不得懽心為慮遂竭力事奉姑病危篤氏割股入藥愈如疾

後姑卒氏力疾治喪曉夜哀哭四十七歲卒臨終以姑與夫尚在淺土囑子裕霏曰汝能急葬吾目方瞑學使張希良旌其門曰雙孝流芳祀主表貞祠

王氏 張恒源妻通經史賢孝性成上事舅姑得其歡心殯葬以禮內外稱之恒源家貧甚畧無交鄰聲時勤女紅漏下十刻不少息取辦修繕撫育子女并治夫喪備嘗辛苦歿年僅四十有七氏之祖母茹者有閨門軼事氏嘗為註訓有詩文二卷名

聞氏 庠生李逢春妻聞本華族而氏布衣推作以事其姑事事曲體姑意侍姑病至忘食卧月餘以勞卒家人慮姑知而戚也諱之密為治喪姑小愈復知強起出寢撫其柩大慟曰失吾孝婦我何生為爰什地尋卒蓋至姑死而人乃益知氏之孝云

鍾氏 國學生陳鳴霄妻甫結褵遂遭舅喪氏從帷室中涕泣襄事凡飯含絞衾之屬咸躬理焉弔者稱之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賢媛

事孀姑克盡孝養霄弟鳴謙鳴玉俱未成立門高產薄見者咸以為憂氏語霄曰此君手足有無當與共遂勸霄稍治生計而一切家事身獨任之為鳴謙娶於羅為鳴玉娶于朱鳴玉早卒無子氏憐之言于霄以次子為之後及朱卒氏仍撫其子俾其樹立曾不以為人後者稍差降也性仁慈尤篤于妯娌間甘苦與共長姑適楊早亡遺一女氏女之擇婿以嫁下至疎親未戚時分給所有以濟之不待請而後與也生平甘淡泊勤操作卒之日年逾六十鍼縷刀尺織室機絲猶勤晝夜若氏者艱辛勞瘁屢勉終身可稱賢婦也

王氏 贈光祿大夫徐翼鄰妻吏部尙書潮之母也氏事翁姑能先意承志晝績宵緯佐夫子讀書後生潮兄弟益勉以力學雖囊篋屢空左支右絀一不令潮兄弟知也及潮官翰林欲謀迎養氏以姑老力辭翁姑卒喪葬盡禮遠近稱孝至京即適潮與虹南武氏庭立而詔之曰必公且慎毋貽吾憂隨司祿司空

諄諄以國計相戒飭入朝啟事必先夕令謹視奏粘
退朝聞溫綸則喜故潮居官勤恪終身邀主眷勿
衰湘令粵之長樂氏諭遣之曰勿通苞苴勿侵國帑
為吾累即汝孝每使至輒問治狀聞善政則喜且加
餐蓋氏之以官箴教子者類如此他如內外姻戚下
逮臧獲無不體卹備至晚事佛最虔持佛記圖火之
灰隆起若繪畫如來狀後一人寶珠瓔珞隨之則氏
像也一時傳觀稱異事焉贈一品夫人七十三歲卒
二爰氏處士爰昭叔之女吏部尚書徐潮妻也昭叔初
來歸時潮甫為諸生貧甚而祖姑猶在堂姑正未老
王事姑唯謹爰每隨其後敬扶持之王奉盤匱修瀨
爰必趨而代之遂以勞弱致疾不起昭叔因以其季
復歸焉季在室時聞其姊事重闈皆得其歡心迨歸
悉如姊所以事祖姑者事姑而兩姑皆愛之痛其姊
之早亡撫其女踰所生而獨嚴以教其子時潮已貴
顯矣而爰恒儉約自持無翠羽珠璫之飾相其夫持
大體有采蘋采蘋之風潮先典試江南事竣有以飛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賢媛

七

語聞京師者姑憂之甚爰慰之曰君子公慎自矢必
無他慮也已而果息及巡撫河南慮封疆任重難以
報稱爰曰盡心盡力不敢有欺所以報也訓其二子
本札曰汝曹毋以富貴驕人立品植學以繼而父世
篤忠貞吾所望也及本杞皆登第爰已下

秦氏

文學沈子龍妻孝事舅姑甘旨必潔姑錢嬰察疾
氏親嘗湯藥衣不解帶歷二十年如一日龍家素
貧氏勤女紅給薪水兩姑出嫁脫簪珥以備奩具雖
極艱難拮据不以為瘁訓二子蘭先蘭或方曰汝
曹能以善養正不必以祿養其待子女臧獲皆有
禮法不以聲色加人子蘭先世稱儒宗崇祀鄉賢

蘓氏

道蒼壁妻庠士琦女幼純靜寡言笑蒼壁遭父廣
德變孑然藐孤琦識之曰忠孝之後必大遂以女
焉年十七入門事姑以孝聞家乘瑣屑事事親操
蒼壁得專意治經成名進士歷臺諫有聲方蒼壁宰
麻城賊倡亂逆焰甚熾有謂蘓宜出避者屹然不可
曰是先去以為民望也卒贊城守功是則尤巾幗中

體天任讀書雪林隣人火攜幼子奉兩尊人并先世所藏撰述以出曰此先人遺澤不可失也母德婦則彰彰在人勤儉以佐夫成名詩書以教子若孫人世所不可少不易能者皆務其實不飾其名而又無溢禮無缺情焉徐氏世多婦德此尤足稱女宗矣卒年六十有九長子樹歲貢生次子栩郡諸生並有才名張氏毛元錫妻年十八歸錫經營在外終歲不歸氏措門戶姑呂氏患瘵氏親調湯藥不離卧床者十年子衍祚艱于子嗣嘗契買江干一女氏見其日夜飲泣問其故知為舊族憐之謂神曰此女係孝廉某之曾孫女爾雖艱于得嗣不可以名家女為妾理當送歸但恐又鬻他姓當傳其父來令擇昏以全其終身因擲契還之不取其值其父擇壻已定嫁之氏復厚贈其奩具焉嗚呼氏可謂賢已

陸氏 凌克閭妻素以賢淑稱治家勤儉訓子有方初為凌氏婦值大火逼廬凌遠遊四明家人悉奔竄陸泣奮力負老姑冒烈火以出夫死數十年整理家政內外肅然壽至八十一卒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 賢媛

十三

趙氏 凌爾雅妻幼慧通書史事祖父母父母以孝聞及歸凌事翁姑如事父母性甘澹泊不苟言笑戚黨中罕有見其面者姑常病劇趙垂涕顙天請以身代竟以哀毀過情而卒閭里稱為孝婦

金氏二女 共適鄭以姊妹為娣姒皆孝於父父金廷先

墓地止留容棺處數尺二女不忍謀贖之相與泣曰昔緹縈曹娥能捐身救父不幸無子男我二人坐視父棺將暴何以生為然其家貧甚遂共斥其衣服簪珥之具以贖焉未幾仁甫并鬻其數尺隙地二女又相語泣曰吾家益貧力不能再贖奈何相視無計遂奔詠邑令周宜振令憐之責其族子獎二女語以出二女遂即家為人傭作刺繡文之餘繼以澣濯縫紉忍饑餓并日夜以所得直償之地主閱其孝為讓直之半由是父墓處得無恙歲時代臘祭祀拜掃俱以女代男鄉黨莫不嘆息賢之子鄭沈壽為博士弟子員有文名

陳氏

庶常章藻功妻處士陳祚明之女也少嫻內則舉其歡心藻功故貧士陳勤織作以供菽水辨色而起漏下四鼓不少休服飾典質都盡嚴寒衣不絮藻功館于外勿知也太夫人言之為黯然動色陳笑曰春風將至煖矣君行且富貴何戚戚婦人女子為嘗午炊不火陳脫銀簪以質米會有友以絕糧告者即分半給之左右不可陳曰彼以我為知已故來請可拂其意乎體素羸一夕嘔血數升而藻功次日適宴賓客陳強起執爨親刀匕終日不言倦竟以勤苦而卒年三十有二易簀之頃執藻功手曰事君十年鬱鬱辛苦所不敢言言亦未能盡也願異日毋相忘藻功有悼亡文載思綺堂集入鏡傳之

馮氏

文學吳觀至妻觀至喜交遊負氣誼氏相其夫有德曜少君之風事舅姑能執煩道觀至兄弟同居

錢塘縣誌

卷之二十七

列女賢媛

三

氏處節姑間不為貴陵不為賤下撫前妻產如已出子四人教之讀書克成立有名率子婦必儉必勤且督以苦難諸務謂人生緩急時有若輩苟貪安逸一旦遭拂意豈復能存活耶由是各率其教人謂去河東藍田不遠云

劉氏

永嘉尹銓女適儒林郎孫敬敏以父嘉政命出嗣世父後劉輔政盡孝養終不失本生志高堂兩地問視日無間所後親復舉子劉分腴就瘠姊妹雍睦敏沒後教子如嚴父晚年出遊湖山間子之驥引板輿行人皆稱之

邢氏

徐行志妻歸徐事姑篤孝嘗割股以療姑疾又著閨誠諸書皆原本理學言與聖符卒年八十餘稱為女中師範官同旌表焉

王氏

徐天任妻至性過人父母病姑病皆百藥無效以割股愈之天任病又自割臂和藥識鑿明朗知

論曰余讀春秋外傳而後知聖人之用意深而立教平也外傳述魯語僅三十餘事而記公父文伯之母者八且釋敬姜不書而書公父文伯之母公父文伯之母云者以其得母道甚也夫國語所錄皆君卿大夫繫典章之重者若敬姜唯寢門之內自治其業者爾何足書然而其言則禮經之所從出也其行則律已之肅也祀先之恭也佐夫以忠而教其子以無墮先人之業也所爲典章者不過是矣然而語其常不語其變言其易不言其難有叔向之母亦有介子推

之母有鮑宣之母又有范滂之母爲叔向之母易爲子推之母則難鮑宣之母處其常而范滂之母遭其變也夫難與變不可以爲訓故易之家人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而記則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如是而已緣聖人之意以爲高節畸行雖焜耀一時然必遇其難值其變而非人情之所願故取其常且易者以爲是家之禎祥也此聖人立教之意也故於貞節之外錄所謂賢媛者若干人以求合於內則云